



玫瑰先生文集卷七十

四明樓 鑰防

陸宣公奏議總要

阜陵喜觀陸贄奏議故紫微崔公為總要一書
上之東坡先生曰如贄之論開卷子然聚古今
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然奏議繁重尚勤一覽
是書據華芟冗因門分類名言確論一閱而盡
得之所以開導聰明裨益治道多矣易曰納約
自牖崔公有焉

曼卿世松詩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真蹟禮部尤尚書家西師詩有旂常秋晚起甲色夜江橫之句歐陽氏籌策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旧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手尺声撼半天尤為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謂字畫尤有劔枝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名刻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為二妙也

改周公禮殿圖

余近得臨江周公禮殿圖石刻紹興十七年向菴林刻于學宮疑與先人所藏畫今不侔閱大資改趙公師守成都嘗摹禮殿本為八軸借而校之丹青煥然自盤古而不位次向背不同者十八九處義八卦上下各有字位位置亦不倫夔之球為鍾無縛說像孔子弟子中多從父叔魚原亢又一人闕右石刻中有梁鱣字叔魚而形貌不類却元顏路公孫龍丹李公祖茲漆雕從狄昱公良孺奚藏非仲會容藏顏之僕左郢而有蜀太守季冰又一人無名第七軸畫文翁

司馬相如巨衍肅德仁戴圣王吉爨君平楊雄
劉向服虔陳寔鍾繇諸葛亮崔栢平福王濟杜
預張華杜畿豆盧第八軸畫漢武帝蕭何張良
叔孫通陸吳陳寬賈誼司馬遷董仲舒漢光武
鄧禹栢榮班固張堪廉范馬融第五倫鄭玄公
孫洪倪寬丹青愈工皆石刻所無益州刺史張
收未知在漢何帝時後漢而諸儒或在其前若
鍾繇諸葛亮王濟杜預張華等皆魏晉間又既
在長收之後豈後人所續耶武帝光武列於諸
臣之間次序亦多不可考蕭德仁崔栢平福名

不甚顯豆盧復姓不知何名姑記大槩以俟考
証

跋並蜀王與周世宗書

余家藏此書既以五代史証其事茲閱張次功
所編蜀檇抗載以尤詳因具書于後廣政十七
年周世宗即位改元顯德同師至仇池攻秦州
韓繼勳鳳翔王迈迪請益師昶道推武監軍使
趙季札率師赴之季札怯懦不進乘駟而还成
都震恐昶怒斬於市十八年五月李廷珪高彦
俦呂彥何揔中以禦周師九月戰於唐倉監軍

王巖被杀我師敗績廷珪退保青泥閏月周師克秦階成等州雄武節度使王環監軍趙崇溥二十一月人克鳳州執節度使王環監軍趙崇溥二十一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昶遣使致孝謝稱夫烛宣帝世宗不答昶曰朕却祀天地称天子時尔方鼠竊偷賊何得相薄耶二十一年荆南遣使来致書言周世宗已定淮南請通取貢昶不許

跋任氏所藏外祖母汪少師帖

某生長外家事外大父少卿二十餘年屢侍筆

研書問多出親札外祖母王夫人居奉川任氏與舒董諸家皆至親相與篤厚類此忽瞻遺墨肅然起敬陳後山謁龐丞相墓有云少日相頭期類我莫年重溪四西風陳簡齋跋存誠子帖有云客来空認表公額泪盡慙無楊惲書三復二詩重增悲歎

跋參寥詩

參寥以東坡門人得罪黃師是坡之姻家時為京東漕使坡與之書曰參寥以其故竄兗州望為之地師是曰昨方有兗州樓教授見過其人

必長者遂以為屬教授其大父少師也領其意而行既至竟與之定交後寧登封一日閤人告曰有僧携行李徑欲入門自言與知縣放人不可止遏少師笑曰必參廖也已而果然館多縣齋嘗同登嵩嶽之頂游從唱和參廖集中所稱試可即少師之字也諸父狃及見登封時事充州一段旧得於師是從子津愚子魯云珣公所藏二軸皆其得意詩翰墨飛動真可寶也集中有几江與東坡話別詩云零丞黃樓赤壁間勝游長得共躋攀坡亦云筭詩人相得如我與君

稀周旋如許何止工詩而已邦少師道文辟於兵燬僅存二十四峰詩與師喜雨詩有云一声雷碾青山過万里風驅白雨來之句茲見師詩重增感慨然卷中和愚上人二首開字奉字鷗字三絕漪漣齊一首皆不見於集以此知遺亡者亦多矣

跋桑澤卿和林和靖詩

和靖詩似其為人自然高勝不特梅花為絕唱也澤卿一一細和問有不能办者風度又可知和靖絕筆一篇云湖外青山對結庐墳前脩竹

亦蕭疎茂陵異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祥書此則不容和矣

跋從子深所藏吳紫溪游綠書

錢塘吳傳朋游綠字前無古人黃給事仲乘鈞嘗稱蜀士仲明舉詩云春蠶一縷來不斷万鈞筆力歸毫芒佳句也然未若參漢濱先生王公瞻叔之詩為工伯父揚州嘗得二紙於吳公從子深求詩王公之詩于後

又題所書羅端良文三篇

新安羅端良顧公輔器也止於鄂州世所共惜

刘子澄清之為倖亟以其許文為小集以不暇求全也所作無不精妙而陶合祠堂記杜壇祀尔雅翼後序九為高勝端哀方無恙時嘗以三篇見寄意亦其最得意者余每為子弟誦之從子深請書此卷後有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尔雅翼一書深恨未得見之也書吏高贈趙仲堅題其後

余從兄之子伯時一女謹擇所歸近以歸趙仲堅佳公子也既尉新城以城卷來求余言老矣几其世相忘素不長於吏道又非能言者何以

告子惟仲堅文父龍學少師一世吏師光顯子
朝精明強致誠有不可及以在上虞時忍貧
如鉄石已為半刺執卷田間躬視僕夫糞田
灌蔬竟日一肉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
為知宗長子也繼有賢譽仲堅廉謹詳練師祖
若父尚何它求為書柳河東吏商以贈而系以
必仲堅勉之哉

跋用尚書詩軸武仲

余少讀龜山先生集見周憲之墓志知公孤立
於宣和中獨祐陵知之甚深公以御史觸忤

權費屢蹈禍机誥王黼拒梁師咸極論童貫蔡
攸之罪至往來使不測之虜伏節不屈建炎元
二間為刑部吏部尚書士高宗欲柄用之而不
及剛毅之氣可畏而仰茲讀公誥詞翰俱高尤
使人起敬公諱見詩注憲之其字也建之浦城
人嘗為賈所誣謫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
漂泊流寓之嘆卷中多黃州詩意其正在謫居
中蓋宣和末年也又稱公以文學名子世餘暇
留必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至是尤可信矣

號國夫人承至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却嫌脂粉
汗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余每疑此恐非杜少
陵語後乃得於張祐集中益集靈臺第二篇也
素問同年林子長家有號國夜游圖甚佳而來
之是或謂此晚粧圖也豈盡平明騎馬時耶

跋范石湖游大峩詩卷

文殊示現於五臺普賢示現於大峩光景殊勝
大路相似舊見無盡居士清涼傳書五臺事甚
詳亦有詩紀所見今名湖先生大峩數篇尤為
奇偉張公素不善書必不能如此翰墨飛動然

無盡後謁無業禪師塔；上五色光現有詩云
四八臺山祀告祥五雲深處看榮煌而今不打
這鼓笛為報禪師莫放光尤為禪林稱誦使在
湖舟登大峩必須別有一則佳語也

跋徐神翁真蹟

海陵漢晉間有樂真君子長或云徐二翁其後
身也如蔡魯公之東明呂東平之善守尤為著
驗此卷脫去白字遂為蔡公太夫登第之祥耳
謂非矣然使吾得為三翁道成之後閉口藏舌
何用等人間如詩閑事

跋姜氏上梁文藁

姜氏在京師以財雄南來吾鄉子孫遂以儒显
舅氏適齋尚書汪公跋語甚祥七夕書此卷閱
兩旬而下世殆絕筆也某以外門之故而來親
見上梁文屬藁之初宣奉公慶也十時丞相壽
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問元
之盛際從游諸老及閱正始之遺音又六今日
王孫犹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
己人丞相頗以為然姜氏家風益有自來其與
則未艾也上梁文必言鬼即儻旧不曉其义也

以為唯喏之唯或以為奇偉之儻皆所未子在
勅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
不改俗語有陳棘去我部領作憊廝途去深州
边舌云我随你憊去憊本音悶俗音門犹言輩
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云
余哑然笑曰得之矣所謂見即儻者犹言見即
憊盖呼而告之其閩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
唐都長安猶襲之然嘗以語尤尚書延之沈侍
郎虞卿汪司業季路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為
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見郎之儻者殆誤以因

附見之

跋傳要良所藏山谷書父文詩

漢家無卿縣滿舩載推乳鞭管公私急醉

右山谷之父亞夫詩也谷之書既刊諸石

僅得三之一殘圭斷璧要自可宝谷嘗有古漢

父詩云四海租庸人少太平長在碧波中殆

以意和

文孫鴻慶傳作和州墓銘

鴻慶孫文昌一代文章伯也忘人之墓固未免

於稱美茲為和州之志有云其學自六經太史

氏百家諸子淳屠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

歌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志亦無所不工又詩

曰文章闕麗可當大典冊詩語精深可列於歌

頌以薦却廟以非心服其能不足語矣也夢良

為余卿邑三年且去矣抗仕尚未艾苦御民一

以寬簡所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如和州之在

蘄廉直有父風所涖皆有迹又不減繁昌之政

能世其家者也 和州諱諫友繁涼華 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

于襄陽問紫玉何如是黑風吹其舫漂墮羅
利鬼國玉云于頃作者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尚
時天色玉云祇者箇便是漂墮羅利鬼國于於
是有省于在襄陽傲上虐下號為襄樣節度死
能有此前輩矣達所以好此有道高僧游者正
以富貴隆盛諛言寒耳若不得此等人安能深
錐痛劄如許太師吏公地泣中人與師為方外
交此詩帖皆其跡也二人相得必別有針鐸相
湊處非外人所知不然安得相與如此之課耶

跋褚河南陰符經

陰符經說者甚中以文義不貫頗費牽合益嘗
疑也唐李筌傳驪山老母之舍曰此符三百餘
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
一道之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彊兵戰勝之
術分為三章又有六住謂太公范蠡鬼谷張良
諸葛亮及筌也繫以正義不言誰作後序中謂
出於驪山老母亦間有無王名者略計太公之
言人張良之言九鬼谷六諸葛五范蠡才一見
而筌及正義尤詳又與世所版行注本不同後
有斷章三贊又士希虞不知何詳人作贊三道

十九首可謂備矣或總題其後云觀注者粗得
一二賢者略無彷彿信其奧妙不可以智知
而言說姑存之耳誠哉是言也比歲於都下三
茅寧壽觀見褚河南真蹟法本始知上古真仙
各出語一二以至三四自愚人以天地文理全
而後不言為誰其間有若相應答亦有旨意全
不聯屬者將由群仙之集而為之耶抑高真會
粹而成此經耶初有道流携以求售索價不貲
未几羽化於觀中遂為三茅宝藏摹得其本以
歸茲因徐粹中醇一為慈谿至道宮建藏手寫

以遺之凡見何南所書三本其一少書正觀大
年奉勅書五十卷其一亦小楷永徽丑年奉旨
寫一百廿卷及以益書百九十本矣二者皆見
石刻惟以真蹟尤為合作字豆小而楷法精妙
河南卒於顯慶三年，六十有三本詳略亦自
十五歲而永徽所書則五十有九矣豈惟筆力
不可及及亦安得此目力耶然三本詳略亦自
不同少書本又冠以黃帝陰符經要當以以本
為善仍命長子漳細書臨摹于後尚存旧本之
万一云

書石門披雲集後

縉雲川谷難石門最可觀誦太白之詩旧矣乾道五年先二部守括蒼侍旁見石門洞之躍然欲游未能也明年冬先君解印綬余適分教求嘉奉双親東下登覽勝處為題詩壁間溥熙未自温守得旨奏事後遇其下相羊竟日盡見巖石留題恨不能悉記奉祠里居而羽士王君愚叟訪余於寂寞之濱自言嘗住此觀稟古今詩文為一編將歸而刻之閱一再過如蹈夢境少作非工亦列其中又荷好事者為之次韻先

矣無由更尋故步慨然為書于後而歸之愚叟好慕其琴詩有佳語又能集以永山中之傳信雅士也

跋趙清臣所藏濮議

嘉泰元年三月乙巳訪餘姚令君趙清臣觀書閱盡久之清臣曰嘗見濮議乎余曰固嘗見之君所藏何書也曰噴亟金壇得於蘇氏云歐陽公以此議獻之神宗而出鎮道過蘇魏公語及此事徑以奏藁授之遂為蘓氏家宝余歸而閱近歲序陵所刊文忠公集則此卷列臣一百

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而錄本多誤亦間有勝
於版待者固併為予校而歸之公序以議而進
之神宗時罷政而出為觀文殿學士行刑部
尚書知亳州以年譜考之實治平四年正月蓋
神宗即位三月公得亳州故序稱曰先帝諡稱
英宗其第四卷劄子注云是歲十月撰不曾進
呈謂治平三年也三月以言者指濮議為耶說
求去不允十月成而不及進者英宗時已服
藥故併進之神宗也其為後或問二篇及漢
魏五君論晉問未知所著年月公薨放熙寧五

年壬子年六十一此書進於治平丁未年六十
一矣因併見之

跋相陰韓氏家問

蘓魏公嘗言韓忠憲教子戾肅不可犯知亳州
日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偉謁告省觀坐中忽云
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秦讞者其詳云何舍人
思之未得已呵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持挺大
語曰汝食朝廷厚祿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
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必欲捷之
重賓力解方已之子股栗累目不能釋家法之

虞如此所以多貧子弟也或疑其言為過觀其
家問可信不誣亦是毫社時爭可畏而仰哉象
山令君猶能守家法邑事整办庠序一新又刊
此卷真之學宮真桐米翰氏之子孫也
余少時嘗得儀真所刊司馬氏潛虛中多闕文
不能遽解隆興改元先光祿官奏印檢詳新安
張公為寮同寓直舍時在侍旁日從之游自言
家有潛虛全書亟借而傳之又言為慈溪令時
有張氏德深漢遂於易元益表識潛虛也嘗示

之一見即言其大義歸閱數日著办虛一篇洞
曉其說因略為余言之自其始知虛之大槩獨
未見所謂办虛者相云已四十年與新豐陽郡
博士張子宓虛語及此書子宓曰德深從津祖
虞始得見之凡十餘篇廉綜易元二書易曰卦
元曰首虛曰名卦有爻首有質名有变二体四
位十等之象八物五行其生成之數乾中元之
所以始一三五之所以虛與夫揲法占法皆若
異而實同又办氣休姓名行命與箬虛之得比
已無餘蘊德深之學真有淵源而總序則檢詳

為縣人時所為也檢詳又云唐之書未成而已
傳溫公晚始以金書授范太史溥夫遂傳於蜀
後以同蜀士曰非也現物先生張公兵部行成
所補記為此言耳現物家數之學著述衍翼
元、包總義潛唐演義經世索隱外篇衍義適
變等七書近百卷世號精博嘗取演義讀之為
卷六十潛唐之書章分句析尤為詳盡比唐
不啻數倍果如蜀士之言非此人亦不能補此
書然現物之書未出而德深能辦之以其所以
尤難也檢詳又言通鑑為溫公之筆學潛唐為

心學方疑總序中不見此說茲又得發微論考
之則衍總序而為總論遂及筆學心學之說直
以為出於已而役德深之作字元以準易虛以
擬元論而下有禮篇八篇皆德深之旧止有慶
論一篇論律呂者在以書之外犹恐是其本文
而此所傳者或闕為又不載五宮天軌歲紀三
圖德深辨名之末謂齊慶大中之內斟酌造化
其斗之任乎今發微論乃曰慶大中之內在
其北極之任乎輕改一言夫其皆矣土分王於
四季齊亦土也居中而斟酌造化故以北斗之

任非謂若極之居其所也檢詳為察院時以發
微授司馬侍郎季思及其兄滄章倬為湖廣總
領遂以啟行賓乾道二年也淳熙十一年檢詳
之子南金又刻之世罕有知所自者其非歆與
檢詳亦誠不敢沒德深之賓而惜其子少見於
世也德深兄弟讀書躬耕其兄宗丞享時濟得
薦送而歸其父題於門曰三四郎今年免輕曰
專掌送茶其朴茂類於德深耽嗜古學天文地
理無不該賈以特其一也
劉允津夢紫瓜而作舍前題其後

退之送窮而延上坐子厚乞巧而甘抱拙若允
津之舍萌則真驅之矣未能絕紫瓜之生畏君
之詞自尔肯不復最入吾夢矣然以種一名不
落之彼夢滿醜三顆不妨甲科釋褐者殆以以又
似不必力驅之也為書其後以壯昆季西上之
氣

跋朱津正所藏書畫

徐季海題經

趙氏金石錄目錄第七卷一千三百四十唐徐
浩題經天室中立歐陽氏集古目錄云經首有

楞伽阿跋陀罗宝经一部乃浩所书而经则吕
问姚子彦等也在嵩山经藏院肆正所藏自
不見所书之经而季海所题为可宝又足以考
天室中官制之一二云

李公垂書樂毅論

李公垂短小精悍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其在翰
林與李德裕元稹同時又號三俊傳稱以文藝
節操見用余固嘗見石刻大字不知其小楷精
到如妙今世以海字本為第一殘闕已多其卷
比右軍所書甚小墨蹟俱全尤為可珍詳視即

章益虞壑老人故物也

龍眠蓮社橫卷

余得蓮社圖高三尺橫二尺筆力精勁五彩煥
發妙絕一世龍眠真筆也其為橫軸大略相似
時有不同元中之記云童子躡而汲水者一人
而有二書猿一麀一而猿亦有二麀則鹿也元
中書甚工既非其親書疑別為一圖作記余所
藏童子汲水及猿皆一而麀亦鹿也龍眠為其
圖妙意非一自知愛重或縱或橫意必有數今
恨未能盡見也其卷謝康樂不為長鬣捕蛇翁

亦只朴意之狀必有能办之者

跋李孟遠六世祖少卿詩卷含章

少陵之祖審言山谷之父亞夫再傳三傳而詩遂名世自李早梅而下傳數世而詩益昌盛哉

跋沈雲巢帖

雲巢妙於楷隸諸書備古今体寸墨尺紙落筆輒為人爭取留池靈人犹知護惜子孫尤宜宝之也

跋吳僧若遠所書觀經

太府卿蘓公伯昌諤為明州長史僧有猷少公

維摩經手澤益為老泉小祥書此後以示蜀士士曰蜀有長公書圓覺經典此同時字体亦相類以所携石本示公且許求墨蹟以未後不知曾得之否若遠二經元祐諸名公為之跋而增重觀經倏然如新不知法華經何在安知它日不能復合耶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楊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畫卷

蓮荷

尔雅釋草言荷最詳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菴其
華菡萏其賓蓮其根藕其中的、中蒼現魏君
墨戲曲盡形狀殆無餘蘊又有熟茨生菱鳧茈
之屬一一如生祥暑尤宜現之所謂宛然坐我
水仙府也

水山前山

桂花

伯父揚州特節擁麾几徧東南襟度高勝所至
多典雅士游若魏君元理之畫徐公明叔之書
皆擅名一時者桂花木一枝諦現佳處疑有秋
風生其間

跋龍眠二馬

余家藏白氏長慶集久矣近又得吳門大字者
周伯範模欲得日本以所藏龍眠二馬遺余古
有以妾模馬者矣以書換馬自收媿始可博一
笑

真

跋趙共父古易補音

卷一

小學之廢久矣陸氏經典釋文可謂詳盡近世
謂書或至苟簡率意誦習字有不識者始加閱
視有誰謬終自不自竟如而况補音乎吳氏好
古博洽始作詩補音不能變儒生之習而讀
之者始知詩無不韻以無不叶祛所未悟有功
於古詩多矣吾友趙共父又取其說以補古易
之昔用志甚勤遠以示余閱之不去乎其老矣
習氣未除頗為是日一二目昏成懶媿不能盡
力也噫凡將爰歷等書今不復見惟許叔重說

文解字為小學之本顏黃門家訓稱其檢以方
文貫以部分彙括有條剝剖析窮根源集韻玄
傳贍於放右則未可全據共父今存諸吳氏名
以集韻為証更當以說文解字定之可傳無窮
吳氏之書不知者以為苟然而已共父祖其餘
論其又喋々及此皆謂之癖可也玄自嗜有然
好之者

題拳毛騮

杜少陵現曹將軍畫馬圖詩云用初已未畫鞍
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又云昔日太宗拳毛騮近

時郭家師子花名畫記江都王緒乃霍王元軌
之子多有藝喜書畫鞍馬擅名陳後山亦謂一
紙子金不啻價人傳安馬為江都筆誠有之長
安志太宗昭陵有六駿在陵後曰拳毛騮金石
錄昭陵琢石象平王征伐所乘六馬為晉刻之
以馬神駿耐戰是橫行万里堪託死生者吏稱
秦王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身先士卒輕騎
深入每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又所傷今觀帝手
書親乘之馬槩箭之瘡十有二處而不及其身
負天人也汝之史其平黑闥也浴衣大陣信然

穀州乃河南府之新安福昌二邑武德元早改穀州至顯慶二年始廢此言合關蓋征世充時黑闥乃在山東也

跋趙振文經幢碑

趙振文為臨安郡從事寄示小碑得於井中蓋錢氏專知回圖酒務曹從暉所立經幢也後書會同十年歲在丁未七月十五日歲考之石晉歲在丙申改元天福三年戊戌契丹耶律德光改元會同至天福九年晉改元開運至開運四年歲在丁未契丹入汴滅晉六丹劉知遠建國

四漢仍用天福十二年止契丹會同十年是丁未一年宿晉之開運而漢仍稱天福契丹則曰會同也戊申漢始改乾祐錢氏兼有兩浙自唐乾寧三年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凡八十五年皆五代時貢奉中國不絕惟磨明宗時安重誨奏削鏐王爵元師尚父以太師致仕時嘗稱安重誨死復鏐官爵復同中國正朔今乃用契丹年號耶律滅晉時大赦改晉國為天遼國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意必亦頒正朔于諸國故錢氏用之狀史氏所求見也錢

弘佐以是年卒而倅五史不書用曰五伐史弘
佐以漢初卒於仕而係五漢祖人汴之歲十二
月侂為胡進思所廢也蓋弘佐已卒當侂之時
也因併著之

跋王伯長定武修禊序

定武本凡滿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詩在薛紹
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誠善本王順
伯謂是熙寧前摹拓子中山者為可貴近見華
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間本尤為精好自言為覘
時親在定武見青石本帶右天三字已闕壞大

覘再見之與旧所見無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
刻損也更當考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

跋余襄公題崖碑

襄公以孤生起嶠南忠言劇上显於慶曆嘗出
居庸關口伐戎酋於九十九泉退其二十万之
師西邊亦賴以定晚而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如
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願指氣使
坐廟堂真可以鎮抗四夷乃終於南方人之功
業不惟有時亦各自有地如伏波之在南礼明
之在蜀蓋非一人不然昭陵非棄才之主而

公之用不得盡為可歎也此帖字有顏体石崖
天齊人物亦俱與之相高云

跋李莊簡公與其壻曹純老帖

韓文公潮州表柳河東因山刘实客誦九年父
愈奇而氣愈下盛哉 今朝諸公姑忠宣之德
度元城之勁節東坡先生英特之氣行乎忠難
高掩前人莊簡公流竄瀕死重以愛子之成尤
所難堪家書中言 設振發略不少貶其氣何如
哉三誦以還慕仰不已純老姓曹氏諱粹中吾
卿之善士有詩傳行於世真冰玉也

跋金花帖子綾本小錄 王扶盛京

集賢王公金花帖子其孫鄜州謂端拱二年

太宗朝第三榜者誤也當以蓋公所考為正尚

書宋公名向時以翰林李士礼部侍郎知貢舉

其同知貢舉則知制誥季公沆帖子花押益二

公也咸平元年知舉人四楊給事礪季舍人若

拙梁司諫顥朱秘丞台符盛公帖子花押乃此

四人也 太宗以至道三年上賓成平改元

真宗諒闇遂不廷試而勅下礼部於榜登科記

亦稱省試故猶得以帖子報中選者非不以臨

軒策試而廢茲制也知舉止列祖父不及三代
糊名復於淳化三年至是已七年矣藝祖一
朝進士凡十五年多者不過三十餘人太宗
朝取士寔廣至二百餘人獨孫何一榜放三百
五十五人諸科合于餘人後世但駭其多而不
知前兩年詔權停黃峯至是集闕下者万人
太宗既多取之而後連四年俱有權停之詔次
五年為至道三年三月以大喪不暇及至咸平
之初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
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

為例於是進士孫僅等及高爨所貢並賜及第
此小錄所載五十一人是也祖宗時貢奉之
疏數取士之多寡惟上量命非若近世之定制
也高曾先祖仍三世登科中遭兵燬故書無
一存者先祖少師元豐末年焦煇榜丙科後從
年家章先傳嘗時小錄多印為大編而其今制
不件者已六餘條又嘗見嘉祐二年章衡榜東
坡兄弟小錄與焦牘者不殊者今始見王盛二家
金花帖并及綾本小錄前比真未問也諸公跋
語知載知舉家諱忌筭外若韻脚明主室一

字以上成為已上詩取六十字成論限五百字
已上成皆與今小異今上盡第一人此直書快
元外氏書其母只詩五十人貫開封者三十七
又不應如此久多按端拱二年有首國子監生
並須品官子弟開封府有戶貫者充豈以此故
七多子用開封府有戶貫者充豈人一日建寧
軍一日建州書事不同如此者非一祖父俱存
者今日重慶而策田人張景書崇住不父祖父
仕者書不仕三代名卞書皇任者柳河東作陳
京行狀云五代名某陳宜都土曾祖某皇會稽

司馬祖某皇晉陵群句功參軍父某皇右捕闕
云、或謂書皇者以表其仕於唐也此又不然
多有稱皇不仕者又或止書見任某官每一項
各空一字皆與今不同此勝止五十人可綾
書不知前此孫何一勝三百餘人亦可以綾書
耶小錄之作近亦屢有輕以意改者要知典故
所在前人多有深意一道其旧可耳吁又何止
此耶司諫祕丞各稱其官楊公為翰林學士而
止稱給事李公知制誥而稱舍人亦固可見前
朝云官稱云楊公開國之初為第一人李公為

乾德四年進士第五人果公典其子同俱為大
魁朱公則孫何榜第二人主文極天下選宜乎
得人之盛僅繼兄何固為盛事劉燁子岳父溫
容是終身不叫樂者中二劉子儀參政李子澗
皆在榜高輔國曾祖季興祖從誨俱為南平
王蓋荆南高氏輔國之父保寅不知在從誨十
五子中為第几人与繼冲俱歸本朝者也呂
蒙休三氏俱贈師傳父龜國母劉氏徐國太夫
人文穆公蒙止之弟也上克從為彥超中令之
孫句希言為中亞之子盛京為文肅公度之弟

樂黃庭父史任職方直外郎是作太平寰宇記
者其任職方宜矣李山房謂知名之士已三之
一後生寡陋不能盡知姑誦所聞一時人物不
亦盛哉惜模本於豐宅之有後老眼不能細書
今從子澗臨寫藏於家仍備書其後而歸之

跋雲丘少堂慧舉詩集

余頃歲游雲巖有詩牌掛壁上拂壁讀之云朝
見雲從巖上飛暮見雲歸巖下宿朝暮雲
來去屋老僧移几翻覆夕陽流水空亂山巖前
芳少年綠愛其清甚視其名則僧舉也曰非

季若平僧曰以今之廬山老慧奉也復得長詩
編號雲丘少堂集及与呂東萊紫微公靈谿王
性之後湖蘇養直徐師州朱希真諸公游最後
尤為范名湖所知又和其大岷諸詩余赴東嘉
亦奪詩為贈近世詩僧如具圓復堇温容輩淪
落既盡而師亦亡矣其徒覺淨求跋其後感念
畴昔因為書之師光於禪悅詩句特其餘事而
能兼得中休佳處不可以下二數讀之者可想
見其久不勞贊嘆也

跋蘇氏回文錦詩圖

晉史載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
氏思之織錦為回文旋因以贈滔完轉循環以
讀之武氏及見晉史之成不知何所據依記載
如以之詳滔字連坡記之末云因述若蘭之多
才復美連波之悔過故山谷題以回文詩織
就回文錦如以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蘓葛年
只元悔逝竇連波正用武氏之記而任子淵正
以晉史注之豈未考以記耶余前後見旧畫數
本大小不侔未有如此卷之精者

跋東坡行香子詞

掃塵第一錄載東坡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
文登舟次泗上偶你詞云何人元事益生憲山
望長橋土灯火開使君还太守劄士彦法家者
流山東木強人也問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
學士名滿天下一出則市師使傳在法泗州夜
過長橋者徒二年况知州耶切告收起勿以示
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子在徒二年以
亦吾鄉豐吏部叔賈誼俸貯昭游南山寺有老
僧云寺旧有苦條木一段上有東坡親書行香
子詞後沈於深水中亟募人取得之遺墨如新

就刻其上尋為一軍官買去折為鎗籜矣此詞
惟曾宝文端伯所編本有之亦云典泗守游南
山作則揮塵所載殆未盡豈与之同游後乃問
其詞耶偶從豐氏得墨本既登之石又以寄施
使君武子請刻之以為都梁一段嘉話

跋黃氏所藏東坡山谷二張帖

東坡與黃穎州父子厚善嘗書穎州之父子思
詩集之後又龍圖二女為少公二子适遜之婦
現以祭穎州之文與龍圖直閣二公書問情好
可知子思名上字孝下字光穎州名一字好下

字諫龍圖名从宀从是字師是直周名从宀从
辛字才井居死丘家藏二蕪翰墨甚富歟二十
一帖及孫志康二帖墨妙亭記鴟種麥行及山
谷二張公挽詩直周之孫約之年才十三遭靖
康之變隨其父郎中公脫身來南能攜以自隨
既又負登之石其未刻者一二尔可謂善守
家法者也余嘗銘其墓亦為及歟約之幼子直
義以首蹟見不為記其大畧坡書皆有治石奉
類彙失貞此卷字、飛動惠州儋耳及比歸等
帖尤為老筆信可宝也第六帖之曰志康竹即

孫君也第七帖云乞會稽使其得請則題詩必
滿浙東矣第十六帖云乏人寫大狀不罪簡率
蓋今所謂外荅者前輩書問皆用之故云第十
九帖在曲江云何時定居少安脆節歸及毗陵
而僂去曾不得一日之安也悲哉

黃太史張右史張倅体皆一時人物之英則穎
州之美可知太史先自金華徙豫章穎州之先
自浦城徙宛丘嘗叙宗盟故稱從啞左史為龍
圖交壻且居于陳嘗為穎州作友于泉記故叙
鄉曲淳休又用旋伯中閉任道即汝陽字誦三

公之詩使人興起也
墨妙亭記惜未登之石鵝種麥行有章分體別
是一種風氣

余穎州文 故穎州使君今年黃兄集云
几道大夫年兄之靈 終焉玉雪集身為
玉雪 不縷不桓集不緝其義降升集
与道 舍章不矜集終焉不矜
墨妙亭記 以為吳興新集 元以字
余以事至吳興集至湖 乃為美双集
猶為美夕

山谷詩 仕路厥風沙集厥作困 神有
投唐手集手作刀

張右史詩 但使將軍桃李在集使作得
閔凶哭朋友集閔哀若朋友

張津休詩 常憶之官穎上時集作憶昔
著靴騎馬集作乘馬

三公詩皆親筆集中猶不同如豈編集
時嘗改定耶

跋遺教經

歐陽文弼集古錄目遺教經卷第二百六十三

右不著書人名氏刻石年月世以為王羲之書
石在水與歐楊公集古錄跋尾遺教經相傳云
羲之書偽也蓋唐世寫經年所書爾唐時佛書
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全亦近
有得唐人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書者
皆與二人作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合與知寫經
手所書也然其字亦自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夫
筆畫能摹髣乎此者鮮矣山谷云不知何世何
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
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教

等非右軍筆畫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唐遺教經
正書無姓名第一千九百四十八跋云周初時
人盛傳為王右軍書惟歐公識其非是考諸公
之論非右軍書明矣然歐公謂唐寫經手所書
明誠定著為唐道教經則尚有可疑以世民二
字俱如此寫不空筆畫恐非唐人書或若山谷
之言不知河世何人得闕如之意也

跋東坡紙帳詩

坡公次韻柳子上二詩曰地爐曰紙帳
紙帳詩也集中紋作文氍作疊煖作暖紙作但皆

通惟以鯨為象則非也少陵有大小張舍人遺
織成褥改詩有云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後
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覓心和平坡正用此事而
編集者未之攷也此卷字書飛動不可形容公
嘗和子由論書曰端莊雜流麗剛健舍婀娜豈
自道耶

跋陳進道所藏杜初公詩

右杜正猷公詩翰墨紙謹書三誦起敬第不知
請郡四明者何姓公自注云君侯遠祖諱邵始
知其為孫氏按四明才名記云孫邵博學高才

唐末授左拾遺淨惠院即其故宅載於國經唐
文粹有古意效陳拾遺有哭玄英方于先生詩
有卜世論春秋無妄臣論皆邵之作也又不知
孫氏為亦者為誰太守題名記中無之止有孫
扶在端拱中又與正猷不同時慶曆中王同以
司封郎中為守鄉介也政和七年其先祖少卿
為鄉郡兩任涉五年在任除次對所居號畫錦
坊南門內有錦照橋與正堂相直宅之後有錦
照堂在今竹則上宅之左有堂名以繼續以繼
正公之後也不引有姓孫而為鄉守者王岐公

作孫威敏墓志嘗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道中
罹毋憂服除以為陝西都轉運使未欲遠去墳
墓得知明州屬盜起山東改知徐州威敏越人
王荆公在鄞時答元規大資書有云此方得邑
海上而閔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豈威敏以別
業在此故有仁里之言又豈威敏得請而正獻
贈以此詩既改徐而不及至郡耶棧陋姑謂所
閔未必真是進道好古博雅更試考之
蔡君謨詩會亭遇資政孫公赴關公致
書不仕已七年時召歸將有西鄙云任有云新

治甬上居閑逸安暮齒以是知亦嘗居於
四明

真

書從兄少唐教授金書金剛經後
嗚呼此從兄教授少唐之真蹟也兄少好二王
書筆力素高後得樂毅論古刻深愛之一筆不
妄下故楷法精妙字字可敬現者當自知之兄
諱鉉少唐其字也幼有俊才日誦千言未冠能
屬文十五歲鄉書中其選入十年始入太學聲
聞諸公間公試至入律筆成書賦薛稷雲元鼎
魁文固佳而兄之賦云元全有作期文在茲惟

得書之休也故肆筆以成之况自少習書未嘗
作賦時方兼經一出而爭誦之移試惟圣人可
以踐形論冠絕一時盖它人皆謂圣人能踐形
况独謂可以踐形尤得孟子之旨而文又勝蜀
名士馮圓仲方李知己石為孝官相與擊欢且
曰東南乃有如以人才耶必欲實首選且以異
議小卻而名愈重紹興二十有九年解試為第
七名明年省試為第六名三場俱高而堯仁如
天兄武總攬權綱二論尤為世所稱述錢子和
豫為參詳官批其卷云議論確時文勢雅健非

老於文孝者不及此無有與之爭衡者方未第
時孀鄭氏不幸勉強赴省既登丙科授監官尉
已成見次遭伯父朝散之喪哀毀甚奉親至
謹貞是食在口則吐之至是欲寬伯母陳氏安
人之憂先意承志曲盡子道服闋除秦州教授
未已又罹內艰何甚多難耶乾道三年莊文太
子將葬宮寮二詹事廢子諭德尚作祭文而難
於言或以屬先為之文曰嗚呼惟天惟祖宗
啓佑我國家純篤生哲人允惟元良及茲重离
並明家用平康於万斯年肆用二我家極承我

兩朝用奉若于天休供惟我億万年亟受正
基者庶其在茲若之何弗予是天降割于我家
虐我王豈惟御士庶士越在外服越百姓里居
罔不盡傷心矧惟某等有服在百寮惟我儲君
既冠成人夙敏日躋弗勤弗煩惟茲四人各能
往來厥有明德亦罔克紀述惟連疾子厥躬是
懼若涉淵冰今日月有時惟是寔安之事所以
本神靈于凶害者其孰敢弗虔四惟靈其監于
茲皇多用盤詰語而体正文古無能易者軍作
為之皆廢尋為臨安府教授以為郡國首善為

上庠之亞堅持規雉學者翕然師尊之 光宗
以東宮尹京內侍知省甘羅帖勢橫恣欲廣湖
上園圃諷府中移置社壇府命兄為祝文兄執
不可以書抵少尹曰依奉合旨段移社壇就昭
慶寺前築壘今謾祝文某竊以社稷擊一府利
害不可輕有改作况今 皇太子殿下領尹事
大體重尤難輕議某皇引見今社壇委是荒蕪
沮洳每歲不問晴雨只就寺宇祠祭深失礼意
此實累歲有失修治止合芟治增築別建祭屋
孟子云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趙岐謂其問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蓋謂國之事神者既備而神或不戢然後可以弔置示如責於神也今六氣順序別無災沴若令輕改社稷神何所依祝史之文其將何辭揆之幽明事未穩便欲望別便令旨止下本府如法修築若必欲改移所有祝文不知所謂難以下筆未敢製謬言矣不用而用者攻服咸曰昔知其能文不謂風節如是之高也淳熙改元考試婺女得疾卒于貢院壽止四十有二嗚呼痛哉天平予以才而畱其壽畀之名而奪其祿

耶郊氏賓宣和太宰居中之曾孫再娶孫氏紹興參政近之孫郎中大雅之女俱無子以族人之子演為後又得一子澧於民家以其為遺體也始自者唐杞謂凡不壽且大期不遠齋戒泥金以書與經冀望少延而竟如其言尤可哀也兄喜讀莊子漢書故文氣有近似者嘗謂某曰我欲手寫古書意所好者首以檀弓繼以天問天對之屬必與時好不合款名曰攻率編大率忠尚如以錫埒盛箕踞能文自婺來明作四明八詠頗子車方環坐讀之元久典之厚字呼曰

次龍沈約文体卑弱万憎君人劾之耶坐客赧
然盛亦悔媿藏其藁不出却先生剛忠席下数
十人兄一日忽私謂某曰吾黜覲同舍中性楊
至可与吾弟為佳問之則曰惟汝二人情而有
福問兄何如又曰我自清如無福何今同金凋
謝存者益寡至可名公治晚得官而有子琛登
甲科兄非相形者而風鑒乃如坎少兄四歲
受極訓獎過於全氣其卒於婺也往為護喪以
婦兄之昆弟五人惟幼弟在其子浹裝潢坎卷
以求跋痛念兄之抱負不群宜乎遠到顧其少

竹与場屋之文俱不足為兄道而屢具載示
坎者傷其不寿而見于世者正坎其亡也志銘
不立羣徒輩行今亦無己某与書坎則兄之哲
蹤遠韻遂泯矣故書之不嫌於詳某非子慕
兄之書而天資子穎不及遠世於是年六十有
七矣勉追後塵而犹如此自覺我形穢亦無所
辭為

跋仲兄慶州所書安遇山房題扁
先君銀青嘗讀葛文康公集見其父清孝公行
狀云所居以安遇名軒言遇無定遇安有常安

先君欣然曰此吾之心也遂以名所居之堂自號安遇居士先是卜葬於報國山仁濟院祖妣魏國墓左因作小庵於山下號安遇山房舍仲兄書其扁後既葬于長汀而山房亦廢仲兄遺墨尚存從子榮收池水跋痛念父兄相繼下世二十餘年撫卷不勝感泣

跋王恭津所藏淵明雪中詩圖

初寮跋祖頴所藏東坡帖言吏部趙公元豐元祐與坡為代所藏則公使淮南時坡所行詞也言公之孫奇育而不及棄奇蓋寮之愛壻也集

中身之賡唱近三十篇亦謂之趙十六有云何敢壻君貞好友端耒李道伴衰翁與之別則曰吾詩如鍾須子撞豈可一日相參商則翁壻之間固可知現此圖則又知其兄弟之相與風度殊不允王郎亦余此卷余何敢望寮君之伴我亦我家之祖頴也

跋先大父微猷閣直學士告

政和間先大父少師被命守卿邦再甚至四年宣和二年方臘起睦州連陷睦杭歙處四郡聲推西遊承平既久至勤京師遣大兵而後勒滅

時光祖備禦甚嚴保全郡境適召赴闕下不敢
遽去奏乞候氏以安人心事定奏聞遂升奉士
綸告既登之石足為家宝惟是詞臣不知其詳
稟詞既簡外祖汪公所記其宝知之時諸父多
仕子外九伯父既先君待次里中楊州倅示公
券直國在伯父館下為其跋語亦未深考也其
昔閔之臘之初起本無足畏朱劬父子以花石
進奉等結怨東南所在頑氏好義者與臘相應
賊勢日張其賓皆村民也少隨侍慶州閔其未
處也止以數舟載百餘人絳帛怕首帶鏡於上

日光照曜自龍泉山間亂鳴鉦鼓順流西一請
邑滔城中望風而遁略無守備遂據州城又幸
破温州賴刘教授士莛唱義堅守台州賴滕司
戶膺二城皆全其嘗狂二州尤閔其詳温則必
賊洪再使其徒來攻其西呂師囊以魔術發於
台之仙居既破樂清又攻其東危甚郭少保仲
荀等以西師來援始免台亦師囊之黨攻城甚
急久而後解二城台僅免而城外皆為盜區蹂
躪殘滅甚矣越分師府台不至為賊所迫而剡
川新昌魔寇熾被害最酷及寧海俱與奉化大

為鄰避地而來者如戒恐賊徒雜於中重人心
恟。光祖經畫大略如汪公之記神道碑之台
越二城全而外境皆殘破惟明六邑秋毫無
犯為得其宿矣是東備海道南寒秋剡寧川最
之衝布耳目遠斥堠戒僧寺不復鳴鐘有急則
鳴以為警賊知有備不敢犯我在諸郡中闔境
独全明賞信罰境内之盜亦不得發。亦輒得
祐陵知之深嘉屢歎故賞云尤厚寇既平改睦
州為虔歙州為徽剡縣為嵎亦可見當時之事
變矣其不肖且老矣念先祖之功矣有榮其出

潛者會從千深以此卷求跋敬叙所以使後來
者知之

書机汲記贈姜子陽題其後

乾道五六年間先光祿守梧蒼兄弟隨侍郡齋
中矣處不對谿山之勝而山無水源取汲於谿
一日試全仲兄步主谿澗一下數百步人攀援
而歸喘汗久不定相顧曰徒手下上死如共彼
卒輩負水而登日不夜數回其勞甚矣思有以
免之竟無策而止後偶讀劉賓客集有机及記
声牙难曉詳究其說則哑然曰是可施於梧蒼

無疑然久矣所告語姜子陽鈴轄訟檄未歸因
語及此詢問甚悉是有心於利物者因為錄賓
客所記又命工作小式以遺之歸見黃堂僅獻
其說而贊成茲事雖未能寬以達於正堂但得
引賓山上而運之比汲於谿者大有以矣外而
公厨及公帑釀酒之須皆可以濟下至處居而
谷汲者亦可做此若小有子合則有在潤澤之
切子陽幸加之意焉

跋豫章別集

一詩二銘贊頌三序說四記律賦箋汪老子一

篇杜詩六十處東坡少游參寥各賦春日詩十
首參寥第八首云梅稍青子大于錢慚槐春光
又一年亭午無人初破睡杜鵑在柳花邊山聲
谷別集書土氏夢錫扇乃是此詩但首句云壓
枝梅子事句云杜鵑啼在柳稍邊豈山谷愛參
寥詩嘗事之扇耶山谷以承天院塔記為人所
許遂貶宜州記夫及毀壁序皆見此集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瑞明殿李士正奉大夫致仕鄭丙贈

四官

勅引年已久無復尚書之履聲遺奏忽聞庶幾
太史之尸諫舊臣無幾恤與宜如其官某氣直
而能溫性剛而善下玄朝正色為多士之表儀
典選盡公慕古人之風裁荐更名郡遂返故鄉
奉祠館以頤神據禮經而告老謂因閑適可迪
壽康不知何恙之深遽起云亡之歎疊并命秩
仍茂賞延八座班高駕始終之不替九京恩及
尚英蕪之有知可

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范成大轉

一官致仕

勅圖舊人而共政方媿未能引大体以乞身胡
為有請嗟名臣之老矣撫往事以慨然且官某
俊逸不群風流自命文章甚偉崔蔡誠不足
制誥尤工玉揚當為之伯緒餘所出施設具宜
桂海冰天宣皇靈而益遠瀛壖蜀道專制閩以
增雄是誠宣力於四方宜俾進官於兩地出司
留鶩遂奉祠庭用之未及其才退而自求其志
卧公幹漳濱之疾掛隱居神武之冠寵數彌光

典刑斯在噫膏中之有兵甲世稱小范之才高
扁舟之泛江湖或謂鳴夷之仙去皆爾鄉閭之
舊豈其苗裔之餘無忝前良以全晚節可

范成大贈五官

勅舊弼遺榮方遠畫車之志需章止奏忍聞易
箒之言天不慈遺人其殄瘁其官某身登二府
仕歷三朝詞章議論之高無漸古皆東西南北
之表成著威名曾輔政之幾何乃屢開之寢久
九齡之夙度可想晉公之神明不衰名湖忽墮
於文星壽樂遽成於陳迹云乎不淑而至於斯

念三美人士之無彘嘆一代風流之幾尽躡五
階而進秩按二品以疏恩噫三仕三已而賦帝
豈復計生前之事一官一集之傳遠尚得垂身
後之名其或有知當自無憾可

軍器少監黃由將作監

勅其官某朕有元子愛之固深而教之惟恐不
至一時賓僚極儒學之選爾以倫魁之彥久儀
群玉之府侃正色抗論不回自少匠而為長
蓋亦宥矣技乃精能非以汝望汝也橫經朱邱
使吾見有直諫多聞之益是惟休哉可

沙門島以得登州索寒衣公文知安為慰一孫
不育女又產死自言今年艱困尤甚亦惟曰安
心俟命而已士大夫小不如意報不自聊讀此
帖可以吳起矣

跋沈智文所藏東坡帖

坡公以端明殿學士侍讀李士為定州安撫使
紹聖元年落職知英州道貶寧遠軍節度副使
安置惠州帖中又言過邢州疑是此時再遭遠
斥不知所喜何人既言道友恐是佛印參寥諸
公以書唁之公不領細人姑息之愛而望其警

策以進於道一見梁邢州之善政而亟稱之不
計身之百謫恐一善之不聞嗚呼此其所以不
可及也

魏公謫連州九四載夫人侍太夫人居長沙紹
興二十年移永州始迎版輿同處時伯父揚州
以湖南漕兼渾帥權臣當國士大夫或以傾覆遷
客為進身計伯父義槩凜然列行山在全則侍
使節以過之魏公在連則時節餽問其母自渾
過永文津其行魏公所以致謝之勤也百謫不

怨惟思報上德而收拾人物之心猶不少忘可
以略見公之所存矣

又錢希白三經堂歌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先銀青部綱過儀真
某實侍行時七伯父方以漕使兼揚州遂到郡
齊公餘出示書畫卷有草書一軸末章云君家
世世為好宮後書錢希白今五十年矣偶以問
諸孫而桂始出此卷蓋三經堂歌也希白名易
吳越國王侔之子與其兄昆隨傲歸朝願從科
舉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就言者以

其輕俊而黜之。太宗語蘇易簡曰：股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令盜起劍南，不果用。後舉進士甲科，又舉賢良方正科。官翰林學士，後逸，故人為文數千言，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文集在祕閣，觀此卷可知其人也。宋諫議敏求著《東京記》載：崇慶坊司空致仕李昉宅，有孝經、道德經、為三經堂。家有《東京圖》，崇慶坊在城之東北，有李昉司空宅，則詩所謂夾城盡北十里衡者也。黑轎蓋用漢舊儀丞相兩黑

轎事，及其家諸子孫為郎者，衆獨未知。客曹為誰？司空之子宗諤為翰林學士，年不及五十，真宗甚悼之，恨不及大用。且曰：自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爾。宗諤之子昭述亦為翰林侍讀學士，從子昭邁為天章閣待制，世世為好官，非虛言也。從子深所藏書畫

東坡

公以元祐五年在杭州治西湖，四明圖經載太守七人皆止書。元祐年韓宗道、李華、李閱、王子

淵張脩列呂溫卿不知所與何人謂視此民猶
公民雖欲勿與得乎

錢明逸 張文潛

錢子飛父子兄弟俱中制科作字猶有父風然
以言事致松范富三公皆罷政惜哉張右史手
書自有一種風氣與大禮慶成賦藁相類

林和靖 蔡端明 范太史

和靖名適字君復而曰君復頓首古有此例比
西臺差少肉信然求仲蓋用三徑事也蔡端明
詩見於集中第八卷題云二十二日山堂小飲

和元郎中牡丹向謝之什范太史筆勢端重似
其為人集中今無此詩家傳謂自紹聖之後貶
責萬里屢遭焚溺之厄元符喪埽再嚴黨禁家
藏文字固已不全靖康避地遷徙所存益少悲
夫

列杼山

伯父揚州亦杼山同在京師太學相與最厚觀
此書詞交情可見此皆在貶所書也第一帖三
霍之言雖出雅譎蓋是時鮮有與遷客相親者
故鴻慶孫尚書亦有望然如避垢汙之言其

志先伯之墓有曰余謫泚陽壽王方持湖南使者節过我相勞苦如平生與此意不侔矣弟三帖問疾而進苦語有味其言哉某少隨侍溧陽及絳公林下見與伯父一書其言尤切有曰久聞壽玉後堂甚盛某不敢謂然吾倚老矣違情逆境固不可堪若縱意於声色之娛爲計似踈其於保壽命也左矣人世浮生其誰不死眼前亦何嘗見有百歲之人然古人必謂衛生有經者大忍未死以前或因於疾病纏身舉動須入其况亦何可堪也嘗歷々服膺此言不知舊帖

何在前輩責善之義如此陶公安世因公之言遂爲伯父上客後所立亦不負二公之知時先君銀青爲道州僉幕避伯父親孀而歸亦述清湘見公故帖中兩問及後在溧陽受知尤深公嘗曰某無它長頗能對客發書草聖飛動規者必謂敏手某親見其落筆沈著詳緩甚不苟也感愴疇昔謹爲詳志之

李西臺

西臺不惟以書名每見其詩真有唐人風度紙尾花押筆力亦不尢

錢曲臺昆呂芸閣大臨蘇後湖瘁
錢裕之善草隸而字体又與希白子飛不同却
近李西臺但未老耳芸閣先生經學之餘詞翰
皆有餘韻後湖居士詩筆俱老豈奪命鬼手之
後哦詩結字尚有餘習邪止之諱正由了翁次
子其與前輩相接如此家風可知

游御史齋

建安游先生從伊川游在謝上蔡陽龜山之間
宜其與了翁父子相厚也龍舒為今佳郡是時
乃空乏如也天災流行可無先備邪

趙清獻

清獻平生回入蜀先為蜀州江原縣後歷梓益
兩路漕使又兩知成都最後則已為執政矣
神宗亦曰能為我行乎帖中言寄家甬上單騎
入蜀是為部使者攜一琴一壺時邪

徐東湖

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即了
翁次子止之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

韓南陽

宋宣獻

文潞公

南陽為元章簡公書神道碑字体莊重正如此

宣獻傳言筆法精妙 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故敵本渝墨尚有典刑潞公翰墨飛動使人望而畏之

曹子方

祐陵盛時曹公上詩極論時事廟堂質責之問所從知對曰天下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焉用彼相遂貶去京尹不忍辱之引頸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為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門介草履負擔而至即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履後則乾糧卒輩憤然欲加梓辱子奮曰我父得非朝

廷爾曹敢加無礼我當殺爾愕不敢動清康初召還寢至振筦又聞人也宜乎游了翁之門

石曼卿

張都官

石學士以書名所謂愈夫愈奇者張都官未知何奇人要足前輩作字不苟如再拜尊候施於所敬今亦不見此風矣

張魏公

紫巖翁忠肝義膽炳々如丹蓋矢死而不變也使士夫俱能懷此心國其庶几乎

呂子約

哀哉子約見其書如見其人始余以隆興初元
與其兄東萊為同年聞子約之賢而未識也淳
熙九年子約來掌庾事余在先君服中時相
過情義日篤服除舍弟買舟赴調或傳以為余
將西上子約在庾中函以片紙力言其不可前
余固不為行計然此意不可忘也其後兩得同
朝送天台贊倅之行又見其遭貶自此不復得
見亦不意其蚤沒也嘗評其人揚秉三不惑之
外視軒冕又如浮雲非勉強然也見其進未見
其上觀人矣未有表裏如一如子約者所謂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九原可作微斯人吾誰
與歸

周蓮峯 朱滌山 王侍御伯庠

紹興之末蓮峯周貳卿歸自永嘉滌山朱公舍
人歸自平江俱以次對來寓四明僧舍侍御王
公年雖未及而從二公游膏亮既平周公賀表
用乃為教中原對一驢載都市朱公問之侍御
誦參坐誦臧質傳中數十言二公俱稱其強記
故倡騎之類如此周公之詩三惟中篇及朱公
一詩皆親筆侍御皆使人代書蓋至敬之地不

敢縱筆也山谷與三才元舍人許壯丹詩云欲
搜佳句恐春老誠遣七言餘一枝周公豈用此
事邪某少時俱及拜三公床下撫卷惘然豈復
得此前輩人物乎

徐明叔判溪雲霽圖

伯父揚州所至辨治官府清簡坐多佳客如徐
公明叔其一也幼時猶及望見徐公文風流韻
度時晉唐間人翰墨篆畫回明人家多有之時
徐貳卿獻之為守典叙宗盟久留邸齋如秦詔
刻石篆韻皆其筆也嘗為高麗使屬尺圖其山

川器物以歸兄揮山侍郎有重名從子 禮志
其出處甚詳謂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
濡毫激墨成於頃更此卷幾是矣命女壻狀其
行則迹故參政張公伯子也因併記之

跋再刊裴公紀德碣

熙陵命王著集法帖第五卷有斯篆十八字
未南宮云未知何人書益亦不敢以為斯翁之
書也黃秘書伯思長齋著法帖刊誤云紫其文
云曰疇耕耨為政朞月而致灑令使父子為邠
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

紀德碣中字也此帖乃摹曰疇等十八字為斯
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不知何人書蓋
未見此碑也校書考古精確類如此然秘書又云
自蒼鵠至程邈書皆偽史籀書傳後世者歧教
耳今此書云揚州表易惡系字殊无三代体與
其解皆唐人筆亦為未盡蓋所為史籀書者即
此碑額中字也疑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
冰最愛碧落碑故用之秘書以為揚字殆未考
爾州琶惠三字皆在系即紀字之半但無易字
疑以明字壘而成之特以大為小豈秘書却未

考此碑之額耶若謂字無三代体與其辭皆唐
人筆亦可謂精鑒矣建炎三年於并兵燬最酷
旧物絕无存者待制仇公得此碑於榛莽中重
刻之而或毀焉僅存其額識者深惜之貳卿李
公以臺省旧德來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新知
繁昌縣玉牒善潼素工小篆專以屬之輦石其
家臨視摹刻漫者闕之以成於一段奇事使裴
公之政陽冰之筆與公之名俱傳又俾某書其
後亦其有榮焉按東武趙明誠德父金石錄於
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知所在矣貳卿名景和

九江人也

為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

鑰七世祖以資為奉化縣錄事當咸平中民俗
富厚一意奉佛色之告成明化寺塔廟多所營
建時杭州新印華嚴經贖十部以歸又刊法華
經板造百部皆以分施邑下諸寺至今猶有存
者掌得古銅現音像於江沙中長僅尺餘而相
好端嚴宝藏于家是生四子六世祖其次也尤
為厚種德五世祖正謙先生以文行教授鄉里
三十年皇祐間登第起家一時名公舒豐羅表

重郭姚俞皆為高弟曾祖金紫兄弟繼世科諸
公又皆執支而其提刑羅公尤厚蓋其醇茂動
為甚相似也開禧元年表妹壻新彭澤趙丞晦
之師倪欲刊六祖金剛經口訣鑰方居先妣安
康郡夫夫人之喪痛念先妣平生佛課至謹既
於卒哭前手寫法華經以資冥福因許為晦之
書此口訣及現後序則羅公所作數暢經意又
發明六祖之說且云士大夫无不樂助而四明
樓君某願助成其事則我曾大父也遂謹書之
且易注文為大字以便觀者臣：之誠願以追

為祖先二親無量功德其中妙音開警迷情者
非一善心者當自知之

跋山谷西禪昨琴詩

此山谷西禪昨戴道士彈琴詩也谷之詩不待
贊揚手自分內外篇今之詩集傳於世任公子
淵為之注者皆自入館後詩才七百餘首外集
乃有千餘有如此詩而不得在旧篇又或云脫
年刪去詩可易言乎内篇有聽宋宗儒摘阮歌
不知與此何以分必有能办之者集中出水曰
出泉更作曰更似外集又有招戴道士彈琴詩

豈亦斯人耶

跋晁深父所藏東萊吕舍人九經堂

詩

伯父揚州家有錢内翰希白三經堂歌真蹟甚
偉初不知為誰氏作後閱朱諫議所著東京志
始知為崇慶坊李司空家三經乃孝經道德經
經也末章云三經不滅堂不壞君家世：為好
官茲見東萊紫微公題晁氏九經堂詩益知大
家文獻相承未始不以經術為本也

跋葉氏夫人墓誌

四明衣冠雖盛自開國以致紹興曾未有仕登
兩府息及三世者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史公才
始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贈三世為東宮三少隆興元年從子浩為參知
政事未幾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至淳熙五年再為右丞相其後位極人臣生為
太師賜弟行在所玉帶金魚勲名富貴康寧壽
考為近代臣子之冠子孫繁衍不惟為吾鄉衣
冠盛事四方縉紳亦莫不歆艷企慕而求其源
流之所自則出於八行之一人又溯而上之則

八行之母葉氏夫人流慶也夫人以子孫贈典
凡十七封為冀國夫人太師文惠_王推原本始
追崇極品之外上及五世之祖其叙敘積慶之
由可謂極其至矣然由未能知葉夫人之詳也
開禧二年新監文惠院彌忠致族黨之意叩門
而告某曰葉夫人之志銘碑石既碎於兵火不
知所在近方得於故書中始知於煨燼之餘僅
得斷碑上世能錄其銘雖有關文而其志銘則
子之大父少師為卿郡時所作也嗚呼建炎三
年吾鄉遭虜禍最酷我家先世遺文片紙不存

粗能班：見一二不謂乃有如此碑伏而讀之不肖孫不敢為溢美之言至其言曰人皆謂天之報施吾人在此而余獨以謂曷止是哉蓋本固則葉茂源深則流長累行積德厚矣後必有顯者未易量也銘詞又有曰天之報施固未易量後必有顯以大厥光是時樞密方為遂昌縣丞而終貳大政文惠王即夫人之曾孫也碑中五子一尚幼者後名光七孫若納即文惠王之旧名者愚後名泚終朝奉郎知江陰軍若谷後名溥終湖州通判若撲名源為曹娥監場陷以刑

定官為南康軍僉判浚為婺州通判是時猶未生也元孫今數十人弥大為礼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彌止兩浙東路提刑今彌遠方為起居郎弥聖方為樞密院檢詳弥字一行登科者已六人其餘名薦書游賢閣以賞延登膺仕者未易縑數况其子孫承上世積善之慶大率性行端良相免於季以是益知史氏之吳未艾而吾大父之言於今已為明驗矣既謹錄之以補家集之闕又著其說於世使為善者知功侂日有秉彤史之筆為列女傳者當以夫人為稱首焉闕

文尚多可補者補之餘當以傳疑不敢苟也嗚呼蘇文忠公為三槐堂銘有云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其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今夫寓物於人明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後如持左契交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又曰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益未

艾也某不佞於史氏之門亦云

跋姚宣伯所立許斯二孝子墓表

東陽在婺為壯縣号雅治迄歲議者以東鄉尤曠遠別置一尉以領之余里人姚宣伯為之數月以書來曰稅籍不明賦役不平非民之頑驅之使頑也余報之曰固也良心人所同然或仁或鄙顧為之上者如何子益勉之未几又以書來曰管內有許斯二孝子墓許見晉書孝友傳墓在藍棚村所居名孝順里及其親冢尚可識鹿峯虎峯俱以得名斯蓋吳赤烏間人墓在石

侶村地名孝義塘事併見圖經二人皆嘗表其
門閭今不復存欲立巨石以表其墓且各刻其
事於碑陰以詔它之人使慕焉願其書之余欣
然曰尉以警捕為職而加意於風教子之意遠
矣且必歎令君之所樂為也自念得性於東樓
公而望出東陽郡上世遷于四明而娶實吾宗
之故里也既書其碑又且功宣伯併刻之

跋張忠簡公詩帖闌

熙寧六年日當食四月朔 裕陵為徹饌避正
殿一月微雨不見日食百官入賀蔡子正挺為

副樞獻詩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
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勳陰沴潛隨夜雨消
當時無能過之者益又有皇子之慶也端明張
公紹興十三年為祕書郎是時事既相類書語
精切可以追配前人後以孝宗 旧季社為尚
書雖不及大用而清德欺照寵數優渥三子一
子同為郡守叔子遂踐世官張氏之吳未艾也
拳々愛君憂國之誠已見於此詩伏讀為之三
歎

開禧二年下元前二日王周伯度示余以丹軸
曰此曾大父朝議少時場屋之文也大父滁州
藏之贈告箱中余曰周伯妙年固非淚之老人
而余年七十及識君之曾大父於少時余與表
兄中書陳舍人安行俱汪出生長外家舍人幼
孤侍母以汪氏為婦余十歲時見舍人取朝議
之女外祖少師待朝議如姻家往來無時後大
年時朝議亡外祖銘其墓而中舅尚書為之文
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滁州登科余適在都下
侍仲舅往滁州賀泣曰先君少在都序以明易

試優等升內舍籍上庠兵火之後再以本經中
鄉舉太學再與又以詞賦聯薦一日外報省勝
而不及門先君方理髮吾母功之曰君髮已種
種茲事可已徒費精神何為先君握其髮曰未
死終不可已然意齋志以歿某之僥倖先君之
澤也今見所著易義十三篇論二首雖非今時
文格然既盡當時之体而議論詳明益見季問
之蚤成而老不得售非命也耶滁州既成先志
仕至二千石亦足為善士之功矣若其高誼樂
施雖已見志抑聞遇西笑時鄉之寒士襜被中

附舟食為日客又濟其乏絕者不知幾人項文
學彥思及貧甚以場屋之舊叩門無時公知使
令者厭之一聞項之馨欵則徑出迎之袖出所
贈以應其須嘗在旅中項來謁不值逡巡既去
而銀杯羽化從者遽伯公以為無疑公怡然曰
必無之因置不問後乃知從者之度也聞者益
歎服其它拆券已責不可數計王氏之澤未艾
也周伯拱而曰皆孫曾所未聞願書卷尾以補
家傳之闕又以詔後之人

跋趙大資政所藏趙忠定公帖

開禧二年大資政趙公奉祠居四明一日理故
篋有簡軸紫羅囊中緘封甚密發而視之乃丞
相趙公報章翰墨如新蓋 皇上受禪前一日
事已預定公密以報丞相 時為知樞密院甚
甚而書於所謂陸賈交歡為公以大義諭殿師
郭果正如平勃之安判氏也公慨然感念條已
十三年矣公方為蜀帥時嘗被旨上內禪本末
無一言之誣茲欲以此簡登之石以示後人公
之意深矣某待罪直學士院甲子昧爽之前密
聞大議於公相若示以 太皇太后之命播告

四方實叨視草遂得在二公之間正元朝士存者無几矣幸日陪杖屨之末公曰微吾子無有深知當時事者為我序之某曰唯

跋劉師文昆仲乞贈母壽疏藁

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有是哉王義曰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然列氏兄弟以母暴得病欲絕各乞減笑三年增母之壽而母後六年乃也嗚呼真有是哉

跋東坡與宗人帖

宗人容貧甚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瑋以五百年買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其人則吾之所羞書之以遺生：不得五百千勿以與人然事在五百年後價直如是我佛一坐六十小劫五百何足道哉

東坡居士

俟河之清人壽几何容方苦貧而使待五百年後坡亦善讀矣亦大參書法源出於坡歎仰若此必能審其為真

書李氏建炎備禦錄後

始余八九歲時侍外祖汪少師外祖母福國夫人先妣安定郡夫人李舅江州赴奉川任氏慶集江口秉義李君及王夫人邀過其家隱然巨室猶記及見双椿芝蘭之盛既長始知二老人康適由長子修武子列一力幹盡才智絕人孝養備至秉義自六十歲即以家事付之一絲不掛時已近八十略无老人衰憊之氣壽至八十而終侍御王公志其墓先是建炎三年吾鄉被虜禍最酷遠如昌國巔：獨居一海中亦遭

焚燬時高宗南巡永嘉奉川爲孔道虜勢方張承平既久人不知兵望風奔散而邑境獨全嘗以問諸父須故老則曰此李君子列之力也邑有義社素號趨勇邑官召人士議事皆巴窠伏山谷居所居去邑一舍令馳檄使自備餼糧從便控扼而數百人已刻庭下君延至其長自任館穀之責推牛醢酒以勞勉之衆皆感奮遠近未歸隨即撫定軍聲旣振寇望風而却麾衆追躡得其數級而還事定又出私藏犒之方是時虛張功閥冒賞射利者甚衆君不自言賞亦

不及逮今將八十年李氏之皆產雖寢不及日而陰德必報文風大異君有九子長過庭蚤入太學得官亦轉為丞矣弟四子妙功死庭是生六子長曰元白授季於舒元彬璘焄以誨諸弟今為上舍生諸弟與其郡從入太學預卿書者已五六人元白長子亦入學次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弟鄉里莫不歆艷盛矣一日迪功埋故書盡得修武備禦時支犒總目手澤具存欲以顯揚先人之烈俾某序其後詳已見於張公仲房所作行狀矣掛閣之衣冠南渡所在顛躓者

非一某親見王信州正夫從言時侍二親避地南來張然無所歸寄命一航聞有義勇所聚遂投之衆見其北音遽曰此姦細也欲戕之舉室不知所為忽一士人攘臂曰毋害良善此士大夫之族也問知其為三槐家益善遇之則子列也且曰微子列吾家無噍類矣又聞秉義宰慶壽百客皆集有壻列氏獨不至子列欲盡親欢以此為歎問之則以官逋三數百千方繫於有司不可脫也即具舟載錢如所負之數輸之官取壻以歸大率高誼宏略如許然則李氏之

吳殆未艾也。今方多事，思得踈財好義，徇公忘私，和修武君者，豈易得哉！故慨然為之書。

跋秦王獨獵圖

山谷題摹燕郭尚文圖云：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圖，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現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文皇獨獵圖，唐小李將軍之筆，建炎間四府宣取於宗室家，奏以非所敢惜，但以前射一丞而。上生於亥，故不敢進，復合取之。臣摹

一本而以真者進御三馬一丞，皆極奔驟，弓既引滿而箭鋒正與丞相真豈山谷龍眼俱未見此畫邪。

玫瑰先生文集卷七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書曹武惠王傳後

康王之誥曰昔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夫所謂不二
心者人但謂其忠于所事而已書之意蓋謂其
臣與文武之心為一如咸有一德之謂也藝祖
之造邦武惠之元勛不容贊嘆後人徒知藝祖
之神武而不知創業垂統本于不嗜殺人徒知

武惠為熊羆之士不知其用兵行師不妄殺一人所謂不二心之臣故伐蜀而戢兵藝祖使人謂王曰汝能戒士暴掠成吾不殺之志任得其人矣江南將下藝祖夢神人奏上天以金陵一城生靈為曹公自知公必能副朕不殺之至矣嗚呼我宋之國祚無穹曹氏之餘慶流行三代之君臣何以尚茲

改趙晞遠使北本末

漢武帝得人盛史贊有曰奉使則張騫蘇武之執節千古所仰若騫為往來匈奴十餘年

謂其勤勞則可然竟不得月氏要領由之可也奉使有旨而多取外國奇物夫侯之後益言所聞於它國者以蕩上心帝之黷武以至虛耗騫實啓之殆漢之罪人也少師以皇族之序宗妙選副國信使上方銳意恢拓持一書前別此未有而公遇可詳審抗節不撓既深得虜使之體迫其歸奏力陳遵養之說上意雖死封狼居胥之忙而察公之忠誠南北信誓守之愈堅三復遺編手澤粲然敬歎不已既得周文忠公為隧碑以發揚之謹志卷末以慰二賢嗣之孝

思云

跋黃刺史公移

余從妹適新昌石時亨文今主桐廬簿其壻黃君日宣自言鼻祖名以日从成唐五季間為明州刺史始居鄞之隱學後徙於剡所居号比莊且攜其家藏明州公移三紙相示草書皆手澤也余每見旧物無不受玩又念先大父少師宣和中守鄉郡首尾四年中更兵燬不惟家集不存吏牘亦不復見君家此帖傳三百年可宝也諦視之其第三帖天祐三年嗚呼唐昭宗以天

復四年三月改天祐八月而遭朱全忠之禍哀帝嗣位竟不改元三年歲在丙寅明年四月而唐亡矣歲在丁卯是為梁開平元年餘二帖皆開平二年歲在戊辰第二帖則正月而第一帖乃九月三帖之次正矣其前後當一正之二帖為雪實山者前止稱監蓋專為鹽司也印文漢滅僅办士二疑是盜中之印一牒補吳德為衙官則明州重鑄之印六字甚明晚唐名器益輕一刺史而檢校太傅騎省憲銜下及胥吏是時錢武肅王據吳越或勸拒梁使者武肅笑曰吾

豈失爲孫仲謀耶故用其正朔又言董昌之諫
明州君與有力故有佐忠士僞功臣之号因併
著之

跋歐陽公與張直講帖

歐陽公筆札自成一家改所見無僞帖然鮮有
如張氏所蓄之夥蓋直講出其門久矣嗚呼前
輩風範歎仰何傑與門人書止以講季進道為
問官稱直書外封多用花押皆今之所无也出
處君子之大教可以自決若范蜀公之不待年
固為高矣蓋有為而發公亦不暇俟縱心之期

勤々屢請而後得之本無可疑而於士友間詢
士論恤清議又恐或以為速也李宗易未知何
人公欲少遂休息可漸調攝公非它人比也以
憂世体國之功又為斯之宗主雖曰忘疲精力
耗矣六十四歲至濟明年六月得謝又明年當
熙寧五年之秋而公薨矣哀哉汝陰處士公待
之甚厚騎馬聽朝雞之句可知一從王氏之招
頓藜素守春秋猶且倚閣於公何有哉公發明
經學於詩晨詳易道唯言公亦自言不敢以己
意為準也直講五世孫麓示此二軸敬題其後

聞家藏直講易說猶恨未及見之公嘗薦直講
試制科期待不淺官止大理寺丞秀州倅命也
而其後衣冠不絕曾孫諤許洎筠但挹世科非
重裕之効邪

跋巢經唱和帖

向蕓林

壽岡楊愈

巢經蕓與

蕓林詞翰固多見之壽岡巢經之酬倡可以見
江右文物之懿壽岡臨江之山其字謹仲紹興
二十一年進士也樞密楊公字原仲姓名適與
壽岡相似今其家在會稽杜小冠陳驚坐不可
不辨也

跋傳欽父所藏職貢圖

河南出鮮旦慕容氏吐谷渾之後地在河

南古之流沙也渠天監元年遣使朝貢獻
馬腦鐘後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
中天竺國一名身毒天監初其王屈多遣
使獻瑠璃唾壺等

師子國大通元年其王迦葉伽羅訶黎和
使：貢獻

北天竺國天監三年遣使朝貢
渴盤陀國于闐中小國也中大同元年始

通江左遣獻方物
武吳蕃國本仇池天監初封武都王後從
為東益州

滑國車師之別種夫監十五年其王厭帶
夷粟陀遣使獻方物

波斯國中大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
牙

百濟國東夷三韓馬韓有五十四國百濟
其一也天監十一年遣使朝貢
龜茲國西域之旧國自晉渡江不通天監

元年遣使朝貢

倭國武帝進其王武為征東大將軍

因古柯國呵跋檀國胡密丹國並滑國之
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隨滑國使來獻
方物

白題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
戰斬白駒題一人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普通五年始通江左
遣使來貢獻

林邑國古之越裳漢日南辟象林縣天監

九年其王范天凱奉獻白猴

婆利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天監十年遣使

奉表獻金席

宕昌國西羗鍾天監四年其王梁弥博表

獻其草當埽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去廣州二万四千里

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右二十國亦有屢至者姑紀其略

正字傳欽父攜職貢圖見示不准畫筆精好其上題字亦自合作李龍眠有帖云梁元帝畫繹

鎮荆時作職貢圖首虜而終蠶凡三十餘國今此卷總二十有二必有遺脫者余考試之其一曰魯國使危眠以為首虜而此曰魯豈有誤邪徧閱南史梁之記傳及通典太平御覽皆无魯國與丙；國其下二十國則有之既列于前皆曾朝貢於梁者也武帝紀中又有扶南鄒至于闐蠕；高麗于阇利新羅盤；丹；九國豈圖之所遺邪亦不見所謂蠶者按海南諸國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職貢航海徃；而至自晉氏南渡介居

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
所按宋元嘉象浦之捷威震冥海於是艱譯相
係无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元帝字世誠
武帝第七子也上書善畫自固宣尼像為之贊
而書時人謂之三絕江陵城陷聚圖書十餘万
卷盡燒之著書甚多內有貢職圖一卷此几是
矣然尚有可疑者既曰圖書尽燒何由得傳使
下在煨燼中去今已六百五十三年紙之壽雖
過於絹素亦不應尚尔全好恐是龍眠摹本前
帖即其自跋也故又云恨筆墨凡患而未究真

此蓋其自謙之詞也標題小楷與帖字頗類疑
亦龍眠之筆又帖云狀其形而識其上俗今不
見所識又疑止摹其形也沉龍眠好臨古名畫
如張僧繇善神李將軍海岸圖吳道子韓幹者
尤多晋天福中胡嚴徵臨道子善神亦曾搨本
澹巖張公右丞達明龍眠之甥亦言伯時於前
人遺迹靡所不叩則元帝之畫當是其所臨者
真現開元等印高下勻布如出一時真現既在
御府不應百濟之下書顯慶四年成又內殿圖
書內令同印集賢院御書等雖皆是李後主印

然近世工於臨畫者偽作古印甚精玉印至刻滑石為之直可亂真也姑鑿所聞更俟博識之士訂之噫龍眠之筆在今日誠不易遇欽父寶之安知它日不獲其餘也

欽父云通鑑宋元嘉之十七年將北伐詔云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誓為犄角疑芮、與芮、相類恐傳寫之誤然南史亦无芮、之名姑俟詳攷

梁書西北諸戎傳芮、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為數百千部各有名号芮、其一部也

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宋引之共伐魏夫監十四年遣使獻貂裘其後數載一至貞觀中；書舍人裴李源公私畫錄云梁元帝畫六卷並有題印却不及此又云職貢圖三卷江僧實畫隋朝官本亦有陳梁年号各畫記云元帝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事又梁書云任荆時尽為客入朝圖下元日再書以助博聞
初疑芮、恐是蠕、；北史蠕、；傳甚詳考之不見而南史蠕、；傳與梁書芮、；傳首尾止二百餘字事絕相類乃知芮、；果蠕、；也蠕、；責獻

已見前跋在武帝記中因併書之

跋二疏圖

開禧二年余年七十鄉黨作會於弊廬俞惠叔以好圖為壽愛玩不已時余已告老于朝至明年再請而後得之韓文公送楊巨源序引二疏事云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可則知旧有此圖矣澹巖右丞張公有二疏圖書自注云世傳顧長庚筆故詩中云虎頭圖一卷高貴卿公畫隋朝官本二者未知孰是右丞詩又稱潼關四山万木遂車闐咽導

騎交馳疑非此本龍眠思出新意或約舊圖而為之洛陽王壽鄉魯翁篆李陽咏琴銘跋尾趙公明誠稱其深入陽冰之空賀公所稱殆是斯人而非公也近又得龍眠四皓圖稍大遂臨皆本辰以為對

題柳公權所跋路神賦

洛神賦本感甄賦王大令好出此故多傳於世嘗見六一居士家傳絹素真蹟亦非今文柳誠懸小楷出跋此卷作章草休維合作未到皇象諸公其用公亦深矣余以讀者未能盡誠欲為

行出干後因參以毛本正定以次未暇出此以
歸之它日或再見尚當屬筆

跋金滕圖

金滕之說不明久矣嘗偶得其意欲著于冊而
未暇盧甥祖墓申之攜此圖見示雖云臨摹而
古意且在遂為之說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
金滕讀者遂謂公作金滕之匱殊不知序出者
蓋言金滕之篇為公而作也古之卜筮非若後
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蓋聖人
齊戒以求著龜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

說既不明似覺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
者間有不通先儒多略而不道余熟復之始得
其意而後詞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
一辭者要當先正金滕二字所謂金滕之匱者
其中實藏占書自后稷之封於邠分茅胙土授
之以龜占書至嚴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啓也
武王克商才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田我其
為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欲卜之於天也周公曰
未可不若以感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季文
王卜王龜而皆吉所謂啓籒見也者王啓先世

金縢之匱也既現占書亦曰吉公納冊於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徼福於後也罪人斯得之後又為鴟鴞之書以遺五其意切矣史臣書王亦未敢誚公言雖不誦言而不利孺子之諛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未偃木枝王與大夫尽弁以啓金縢之書不知何為而啓此書也以爲不知則天變於上何為而啓此以爲知之則亦不必啓此也蓋其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爲變故啓占書以下天意及得公代武王之說至於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首曰其

穆卜蓋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欲彰公之勤勞爾出郊而迎雨及風而歲大而後一篇之義煥然孔子定書時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水於此也新莽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冊金縢莽之諛詐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說以不明直以金縢之匱爲周公所作而况於後世乎

跋章達之所藏虞書孔子廟堂碑

此本雖無大周二字此余所藏爲多又精來殊勝聞天台有真蹟在餘生恨不得見之得見此

本斯可矣

又心經

虞書石刻雖不盡有尚多見之心經精妙始見此本章二卿自言家藏已百餘年矣柳誠懸蘇浩夫人忘銘於本奇甚只一疊字真欲照人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不如此不足為楷法戶造李公誠之示以大父參政文肅公草堂所藏懷素自叙嘉定九年閏四月丙子同現子道山堂有疑為臨本者然亦妙矣未易輕議

跋潘刑部詩卷

致堯

彦先濟南潘公之字也登紹興初進士科時方多艱慷慨許國始為尉曹丞相李忠穆公薦其有專對之才二年歲在壬子假禮部侍郎使不測之虜一時名公皆在其行詩章甚衆今其存者四殿院列公棐察院李公藹又李公愿馬公求鄉皆俊偉人也公既得虜要領以婦和好隨定授朝請郎尚書刑部郎中終為公諱致堯其行也季氏宗丞公致祥字彥和奉其大夫人居四明余從妹適宗丞之子迺今其子侶棲出也攜以求跋為道梗槩仍請道山諸賢各識姓名

於別卷明日又書於玉堂直舍俾侶襲藏之
以為家寶云

跋李文敏公遺事

士大夫學為文章固足以為國之先華一臨事
變隳素守忘大節者多矣二凶變起倉猝文敏
公廷化之而奪其氣事不難無以見君子宗社
再安誠國有人哉

跋李山房與山谷帖

山房不以書名嘗見行書不知草聖乃如此以
是知前輩无不過人者所謂不有於舅安得於

甥也

跋黃子耕定武脩楔序

子耕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肯各有其實余有淳
化間本與此相似而流帶右天尚全謂子耕曰
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明遠姓单名丙父右選
之有文者

跋郭適之集句梅雪詩

集句始於近世莫盛於半山而葛公亞卿繼之
後有作者鮮能及也吾鄉郭君適之舉業餘暇
為梅雪集絕句至六百餘篇雖曰以詩為戲非

博記詳取未易為也然亦有擇之未精者至下
取鄙句何耶昔有刺字至半山之前自稱集句
詩人坐客駭然公寘之坐未問曰江州司馬青
衫濕何以為對應声曰梨園弟子白髮新公甚
悅觀此篇者其可輕視之曰

題專壑

半山詩云穰侯久擅閔軒政長恐諸侯客子未
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輒驚猜蓋引穰侯
事而採莊子擅一壑之語也余起於告老之餘
叨塵樞近寓居乃得此勝處名以專壑客有言

曰此真傳會子安得專余公曰公退燕坐酌酒賦
詩如在深山窮谷中授琴對之萬壑同響則余
實專之矣若自其變者現之則此身殆非吾有
而况於乎客一笑固刻其語於崖下

跋韓忠武王詞

近見費補之衮梁谿漫志紹興間韓蘄王自樞
密傳統第於浪湖山匹馬數童輒然意行一日
至湖上遙望蘇仲席尚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
喜甚解帶翌日拆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
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云閱三紙勿

乳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攜以
示蘇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余字畫殊傾敬
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之先人生長安間
不解書晚年乃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
次子樞密副都承旨帶御械器杖以二詞石本
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字不同耳昔
人有競病之詩及塞北煙塵之句雖皆可稱殆
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建者也

跋韓莊莊敏公遺藁

某頃在周行荷莊敏公與之進抵掌而談世故

慨然有許國之志現於奏藁盛事有至難而不
敢辭身將就死而弗苟避母已老而不以告子
在側而不及知事定之後始出以示之忠孝大
節可以槩見勒石傳遠以昭前人之遺烈此孝
子職也

跋柔澤鄉蘭亭博議

襟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几愈出愈新贊揚
不尽澤卿又從而鳩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也
余復何言嘗記本長老赴闕時過金山佛印見
其朴野彊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句本忽使

人代書云水有裏塊石：上有簡守千人万人
題只是這箇事即深服之余輒用其語曰定州
有序石：上几行字十人乃人題只是這箇事
可以發好事者一笑

跋黃知命帖

山谷真蹟中更禁絕重以兵燹銷燹而四方得
之者甚衆則知此老所書未易以千億計知命
但傳詩篇今始見此帖於子耕許凡度大似伯
氏所謂一不為少者尚可想見白衫騎馱搖頭
而歌之時山谷以名太高一世憂世卒以謫死

知命雖以躋廢優游終老殆伏波家之少游邪

跋蔣亢宗所藏錢松憲詩帖

某汪出生長門外幼時見故大參錢公為一車
公壯年凡流醞藉喜與士夫游與外祖尤厚吾
鄉旧有五老會宗正少鄉王公珩朝議蔣公璿
即中顧公文衡州薛公朋禹太府少卿汪公思
温外祖也皆太季旧人宦游略相上下歸老子
鄉具年七十餘最為盛可禮部侍郎高公閌起
居舍人吳公秉信皆自以後輩不敢與王薛二
公下世參政王公次翁致仕寓居嘉募義凡始

議為八老會朝議徐公彥老布衣陳公先而後
至顧蔣汪公參政洎高吳二公繼之然已不及
前日之純全矣大參政詩中所謂八僊人者此
也蔣念國中素有集春室海棠尤妻即大參所
賦也後使淮上猶與蔣公適問今在相當軸亦
大父相望於四十年間蔣公曾孫亢宗裝池詩
帖欲以獻先範門下求跋其後大參素傳學好
詩文詞翰俱勝不待贊嘆又見前輩宦游其待
寓公如斯之厚也

跋先太師與張檢詳帖

先君太師隆興初元監進奏院檢詳張公為察
俱未有解字同處直舍情好日隆未几先君易
諸軍糧科院張公擢監察御史會有旨歲郡守
遂薦先君其詞曰御下以嚴處事以靜嚴而知
恤靜而能办識者以為曲尽先君尋以軍器監
丞兼工部郎因此得守古枯公遷檢詳已而歸
婺源奉祠先君兩致專書前緘銜位某代書之
今四十年矣公之子望子令南金以墨蹟遠寄
又以二書為碑本見遺仍求真蹟感歎追慕表
淚橫集謹志其後而歸之先君一意即事書尺

盡付某輩此皆親筆尤見交情之篤魏道止此
又以見前良相予物厚而情厚也

跋陳君楚蕪圖 彥直

小子何莫學夫詩多識於草木之名離騷具載
香草多湘楚間所產陳君篤好之圖形作贊而
闕所不知者四以是知詩人亦不能盡見痛飲
讀之取其大指而已陳君所言亦有與余所聞
不同者人言木蘭即木筆維別有辛夷之各未
知孰是而頗有證焉半山有籬落黃荅滿地金
之句歐公謂菊無落英半山云歐九不曾讀離

騷公笑曰乃介甫不曾讀耳竟無辨之者余嘗
得其說不惟悟歐公之意騷之旨亦明矣均自
以為與懷王不能復合矣每切之致其意本蘭
仰生而欲飲其墜露菊冬不謝而欲鬻其落英
有此理乎正如薜荔在陸而欲採於水中芙蓉
在水而欲擗於木末皆此意也又嘗於蘭有感
焉凡花之生深林者皆能不以無人而不芳然
古人必以稱蘭者非蘭不足以當此止如疎影
暗香它蒼亦有之惟委可以語此耳有若無實
若虛祀而不校初止言昔者吾友從事於斯而

後世以為顏子不疑又以此意也余老矣本終身
山澤間牽挽至矣日墮膠擾中一見楚薊卷軸
雖未及見陳君已竟鄙吝意消又知為同年雍
父之季也縱筆及坎俟床邊我相與一笑

跋餘姚縣陳山寺碑

五代史載耶律德光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
救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雖能
語人謂契丹不夷滅國中三人賴道一言之善
也五季歷五十餘年四方雲擾惟兩浙境內不
知兵革但知錢武肅王象世奉佛崇飾塔廟不

知一方生靈佛所不及者錢王實為之陰功
至普子今慶商縣遠為本朝勲闕之冠姚江
陳山一碑具言建立之本末主僧妙珣欲持謁丞
相于舟立仍攜忠懿王制本求跋遂書于卷尾

跋日答李希岳啓

少嘗問從兄編修景山老杜韓柳洎本朝歐蘇
半山山谷諸公脫而詩文益高何耶兄曰文章
精神之發也學問既充精神有養故老而日進
余嘗佩服斯言數年前余方投閑李希岳惠以
駢儷之文嘗手報之復以未示又出大篇筆力

愈進余退視日作自意只在故処為書卷尾以誌吾之媿尚勉希岳之進也

跋王額之所藏趙忠定公帖

紹熙之末丞相趙忠定公方在西府慨然欲收召天下故老之有清德雅望者聚之朝時大府鄉王公正已吏部郎中豐公誼諸人皆其選也以年高退處于家皆歆盡起之庶几大老歸周明年忠定當國王公時已休官豐公先至適以煩言而去此事遂已尔後可愈多矣而諸老亦盡矣可勝歎哉大卿某姑之夫也從其孫額之

見忠定旧書讀之使又流涕尚室藏之使後來知前輩相與之意非有私於故旧也

跋王岐公端午帖子

嘉定二年太宗正丞兼權吏部郎王君以曾祖岐公端午帖子并和范蜀公詩一軸示某且求跋某曰華陽集一百卷可謂多矣然岐公不翰苑凡二十年著述殆不止此嘗問公之孫大監云不惟有所遺逸如資治通鑑序韓魏公神道碑皆曰御製不敢編入家集中某謹考此軸所書太皇太后慈聖光獻也皇太后宣仁

聖烈也 皇后欽聖憲肅也時熙寧三年 裕
陵之盛除也後一書集中詩題有云兼呈司馬
君實內翰又自注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凡
十榜登科又云予與景仁君實有子登第公之
長子仲脩蜀公之子百揆俱在葉公祖洽榜第
四甲溫公之子康中明經一甲亦在是年集中
詩婁子皆同惟鳴鳳作雛鳳云

跋周侍郎三帖事

某衰族本出東陽樞密通譜為伯父行使關陝
時聲績甚著侍郎周公書中云樞密於鳳翔長

安西士程極用心凡事皆年和無間言而陰能
消諸公自恣之心極不易周公古君子言又出
於無心則時使事可見李世輔後名顯恐竟當
隨樞密以歸張中孚亦關中傑也周公推誠待
之是時士夫多出矣問以濟國事可仰也

跋章達之所藏唐石淙詩序

同知樞密院章公示以故碑二冊其一則真日
游石淙詩序曰璧製璧音聖蓋則天所作也有
云爰有石淙者即平泉澗也則天賦七言太子
顯則中宗也相王旦則肅宗也武三思狄仁傑

李嶠蘇味道姚元崇閣朝隱往融薛曜徐彥伯
揚敬述于季子沈佺期各稱其官詩皆七言侍
游應制亦有姓名殘缺者後云大周文視元年
左奉宸大夫思節曜奉勅出其一秋日宴石淙
序：中言若三陽石淙亦曜書曜乃稷之兄字
畫勅正實相似云退而詳攷之唐史則天聖歷
三年造三陽宮于嵩山夏四月辛三陽宮五月
改年文視七月至自三陽宮唐會要文視元年
七月三日右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
還下上疏有云三陽宮至洛城百六十里有伊

水之隔崿坂之峻柰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各
之僻處正其地婁時也春明次宋道敏求作何
南志登封縣三陽宮武后聖歷三年造有含樞
殿長安四年毀之其城曰石淙即平樂澗也或
謂石淙即晉石崇之金谷考之殆不然太平宸
宇記及河南志皆云金谷在河南縣北石淙在
登封縣淙婁崇字又不同以此知其非也武后
傳言則天作十有二文此碑多用之亦有字畫
不同者又知區之為月鑿之為聖罔之為固全
之為人等不能悉書亦可補史之闕文也

跋趙明可家藏三物記

金蚕為墟墓中物無疑嘗見虞世南家墓曆古
多族葬記一墓域有數十冢在某州縣又記松
柏若干株石羊石虎古沙門寺若干又如金蚕
若干蚕乃墓中物不知何以知其數殆不可曉
漢鐙制亦甚巧上翔其半可焚膏油置蠟炬亦
可收灯炮古人制器不苟如此高文康八魯卿
少仕于兗有子叔裁香楮之句於簡真闕里物
又傳於唐初信可寶也故家遺物傳數世者蓋
鮮明可既藏此三者及其宰縣適有龍牙之異

亦一奇事也

又信岐二王傳

開禧元年某方聞屐書信王岐王二傳其六世
孫汝述既登之石至嘉定二年秋汝述婦自慶
元縣更求跋語并叙家世跋王之子安康郡王
士說嘗使虜營隨二聖北狩不勝忠憤罵虜
而自沈于黃河虜服其義葬之河干是生良青
公不柔銀青生岳州善待字時舉久寓吾鄉又
與某同為隆興元年進士杜門罕出教其四子
甚嚴各設几案正坐其中自為指授後汝述汝

遠汝遇汝造俱種世科十餘年間皆改京秩其
與未艾信岐二王之賢德安康之忠節岳州之
義方是宜有後哉

跋張正字莊子講義

景德三年勅莊周立言理歸於冲寞郭象為注
義造於淵微自莊子之書盛行於晉而清沒名
理莫不以象為稱百其序首曰莊子者可謂知
本也矣莊子固為知本而象所謂本恐非莊子
之本也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嚔嗒焉似
喪其耦顏成子游曰今之隱几非**著**之隱几者

此莊生之妙旨而象乃曰子游常有隱几者而
未有若子綦也嗚呼謂之知莊子可乎自茲以
後無能真知者惟王荊公之論蘇文忠之記超
乎先儒之表得莊子之本心而荊公專以末篇
天下為言蓋其首論六經之道既而曰後世之
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体百家往
而不反必不合矣而後列諸家於後以老終為
博夫真人又自稱其道術然而皆然百家之科
不敢上與六經此比實蒙莊語也太史公先黃
老而後六經六家要旨以儒為家顧安知此乎

余雖服膺二公之言竊以為前此未有發其秘者而又自知學力淺短不敢輕議嘉定改元始識西蜀張君子朝行聞其耽玩此書且有所著深藏若虛似不能言一日依進送客而獨留之始敏其說惠然以其書示余始得以盡見所蘊因相與商榷之其言浩博未易究陳太率探莊生之深旨得二公之遺意凡世人真以為荒唐謬悠者皆推引以通乎大經之意雖來敢以為盡侍其說而與世儒之說不侔矣方欲時奉從容以求發明之益倏然去國留之不可欲得一

言以為別余老矣何能生進君方以才名入道山冊府澹然不見其喜及其去也亦無已微見於顏面則其所得所養可知矣万里相望余將再掛衣冠歸老田里无復再見之日君其勉旃進進不已尚可以寄我也君名吳祖廣漢人也



